孔子集語/卷1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孔子集語

◀上一卷

卷十四　雜事十二

下一卷▶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大塚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

《論衡·實知》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禦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　孔胸文曰：製作定世符運。

《禦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鬥。《禦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　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禦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　仲尼舌理七重，陳重授度。《禦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仲尼鬥唇，吐教陳機授度。《禦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

駢齒，注象鉤星也。

《禦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輔喉。《禦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禦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　仲尼龜脊。

《禦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荀子・非相》　仲尼長。《荀子・非相》　仲尼之狀，麵如蒙魁。《白虎通・姓名》　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

《論衡・骨相》　孔子反羽。

《禦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　朽頂、反首、張麵。

《路史・後紀》十　生而頟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堤眉，穀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戰國策》七　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　夫項托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　項托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論衡・實知》　夫項托年七歲，教孔子。

《禦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　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為孔子師。」《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白虎通・辟雍》　孔子師老聃。

《說苑・尊賢》　鮑龍跪石而登襦，孔子為之下車。《劉子・知人》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誌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群輔錄》、《廣博物誌》二十引《屍子》　仲尼誌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褷褷，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列子・說符》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淮南子・主術訓》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誌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　孔子貴仁。《淮南子・修務訓》　孔子無黔突。《劉子・惜時》　仲尼淒淒突，不暇黔。《論衡・須頌》　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幸遇》　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　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

《禦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讖》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曰：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屍子》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說苑・說叢》　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　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　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論衡・語增》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複生白犢，其父又複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複問之。」其子又複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複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複。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　孔子使子貢，為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說苑・辨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複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 雜篇・外物》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發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餘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餘且會朝。」明日，餘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餘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史記》褚少孫補龜策傳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蝘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為宮室台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涉。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修文》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　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奧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奧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

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辯通》　阿穀處女者，阿穀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穀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誌。」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穀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向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複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　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　孔子遊於臘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鶵，乃承而歌之。

《藝文類聚》三十四引《琴操》　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　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琅琊起觀台，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台，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　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係蟻，蟻將係絲，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搜神記》十九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釭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　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上》　孔子出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

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複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於靈山。」禹成功後藏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齎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丘所未聞。」

《抱樸子．內篇．辨問》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帙》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谘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　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逐得是文，後複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禦覽》四十六引《吳地記》　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雲：「禹之書也。」

《禦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　鮑永，字君長，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辟，從講室埽除至孔裏。永異之，召郡府謂曰：「方今厄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禦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　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群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